

## 年味醇厚岁月长

## 年是烟火寻常

□ 梁大智

春节的脚步，总在寒风里悄悄漫漫，裹着烟火的暖，漫过街巷的青砖，轻轻叩进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不必等爆竹声撞碎寂静，只需看街头巷尾次第缀起的红灯笼，被风拂得轻轻摇曳，晕开一片暖红；看家家户户窗棂上，被指尖抚平的福字，有的端正厚重，有的俏皮歪斜；看集市里攒动的人影，吆喝声、笑声、讨价还价声缠在一起，混着炒货的焦香、糖果的甜香，便知春节，已在眉眼间，触手可及。

年味，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里，慢慢熬出来的。一家人围坐在温润的案板前，分工有序，暖意融融。妻子揉着雪白的面团，指尖反复按压、揉搓，把岁月的温柔都揉进面里；丈夫握着擀面杖，手腕轻转，一张张薄厚均匀的饺子皮便次第铺开，边缘带着淡淡的弧度；老人戴着老花镜，细细挑拣着馅料，往里面多裹些葱花与鲜香。孩子踮着脚尖，扒着案板边缘，笨拙地捏起饺子皮，舀一勺馅料，胡乱捏合，指尖沾着面粉，脸上也蹭得白白的，捏出的饺子歪歪扭扭，却藏着最纯粹的欢喜。笑声混着面粉的清香、馅料的鲜香，在暖融融的屋里久久不散，炉火上的水壶咕嘟作响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玻璃，也映着一张张眉眼弯弯的脸庞——原来团圆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，就是这样烟火寻常，细碎温暖，刻进岁月的肌理里。

暮色在春晚的开幕声中降临，晚风渐柔，爆竹声便循着夜色，轻轻响起。细碎的火光划破墨色夜空，像散落的星辰，又像揉碎的暖阳，一点点照亮青砖黛瓦，照亮门前挂着的红灯笼，也照亮归人的脚步。那些奔波在外的人，跨越山海，穿越风雪，卸下一身的疲惫与风尘，只为奔赴这一场一年一度的相聚。守岁的灯火彻夜不熄，伴随着电视里的春晚的欢声笑语，茶几上的糖果、坚果、水果摆得满满当当，剥开一颗橘子，清甜的汁水在舌尖化开，暖意顺着喉咙漫进心底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说着过往一年的琐碎琐事，说着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，盼着来年的顺遂安康，温柔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。偶尔有窗外的烟火掠过，映在每个人的眼底，藏着化不开的温情。

清晨是被清脆的爆竹声唤醒的。推门而出，微凉的空气里，弥漫着烟火的余温与淡淡的松木香，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红纸屑，像一地散落的欢喜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人们穿着崭新的衣裳，色泽鲜亮，面带笑意，用高粱脱壳后的胡茬点燃院子里堂墙正对着的旺火，祈求一年的红红火火。人们步履轻盈地走在街巷里，遇见熟人，便笑着拱手，互相道着“春节好”“过年好”，一句简单的问候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藏着最真挚的祝福与惦念。孩童们揣着大人们给的压岁钱，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在街巷间追逐嬉戏，清脆的笑声撞碎了冬日的清冷，也撞响了新年的序章，风吹起他们的衣角，也吹起了满心的欢喜与期许。

其实，春节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节日的仪式，它是烟火里的牵挂，是团圆中的温情，是岁月里最温柔的期盼。它让我们卸下一身的忙碌与疲惫，奔赴心底最牵挂的人；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，每一份期许都有回响；它让我们在烟火寻常里，读懂团圆的意义，感受温暖的力量；它也让我们明确地知道：我们又长了一岁。

## 编者按

饺子飘香，烟火寻常，时光醇香。本版稿件，道尽年味里的团圆、牵挂与变迁。年味，是人间至暖，是岁月沉香，更是家国同行的温暖印记。

## 年是一碗饺子香

□ 王致俊

在我的家乡，除夕这天，家家都会包饺子，为团圆饭添上最暖的滋味。这传承已久的年俗，如同一条温情的纽带，串联起阖家团圆的欢喜，也寄托着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。

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系上围裙，洗净双手，便开始忙着包饺子了。母亲总是最麻利的一个，她眼神专注，指尖挑起一张饺子皮，轻巧如拈起一片树叶，飞快地将馅料放在中央，蘸水抹边，双手轻轻一合、一捏，几道精致的花边便顺势成型，一只饱满好看的饺子瞬间落成。我在一旁看得心痒，也学着母亲夹肉馅、蘸水、捏边，聚精会神好似在完成一件重要艺术品。刚捏完便想炫耀，可饺子像调皮孩子，一下向两边散开，我赶紧手忙脚乱地再重新捏紧。父亲却打趣我包的像小刺猬，大家哈哈大笑，我虽不好意思，但看着家人的笑容，也跟着乐了。

包完饺子，最期待的就是吃。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白胖饺子在碗里翻滚，像欢快小娃娃。清亮汤汁上浮着翠绿葱花，香气如小钩子勾住鼻子，让我垂涎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咬下，肉馅鲜美在口中散开，面皮软糯有嚼劲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。一家人围坐吃饺子、聊家常，温暖在心底蔓延。窗外鞭炮声、烟花绽放，屋内欢声笑语，这就是家乡年味，是饺子皮裹着的团圆幸福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家乡去西藏工作。每到春节，看着县委家属院里冷冷清清，我总会格外想念家乡的味道，想念一家人围坐包饺子的场景。有一年春节，虽然组织批准我休假探亲，但因单位年终工作繁忙无法回家，我在宿舍里泡着方便面，听着窗外别家传来的欢声笑语和鞭炮声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那一刻，我才深刻体会到家乡的饺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情，是我对家的眷恋。

如今，我退休了，每年春节都会早早赶回家。看到母亲为包饺子忙碌的身影，我会主动上前帮忙。我发现母亲的背不再那么挺直，手也更加粗糙了，但她包饺子的动作依然熟练。我和母亲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，听她讲述过去一年家里的琐事，感受着那份平淡而又真实的幸福。

家乡春节包饺子的风俗，就像一条坚韧的线，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紧紧相连。它见证了我从懵懂孩童到成熟青年的成长，也见证了父母的逐渐老去。每一个饺子里，都包裹着岁月的痕迹，包裹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与牵挂。

这个春节，我再次品尝到饺子的美味，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，这份浓浓的年味和深深的亲情，都会如影随形。

## 年是时光酿出的醇香

□ 高满应

对于中华民族而言，年是岁末最盛大的奔赴，更是一坛由时光亲手酿制的美酒——历经四季更替，愈陈愈醇，甜透了岁月的每一寸光阴。于我这个走过七十多个春秋的人来说，年更像一面澄澈的镜子，映照出小家的悲欢离合，也折射出国家发展的铿锵步伐。

小时候，我们总是扒着门框，踮着脚催促母亲“快点过年”，因为心里藏着一个朴素而热烈的愿望：一身崭新的衣裳，枕下几角压岁钱，还有除夕夜那顿满桌的团圆饭。那时的年味，是煤油灯熏出来的暖。除夕夜，家家户户挂起纸糊的灯笼，棉芯吸饱麻油，在寒风中摇曳。

年夜饭上桌了。掺着玉米面的淡黄色馒头蒸腾着热气，裹着浓浓的年味，勾得人馋虫直动；切得纤细的土豆丝，点缀着鲜艳的胡萝卜丝，把年的欢喜衬得愈发浓烈；一盘凉菜凉菜喷香四溢，混着大蒜的鲜辣，牢牢牵住人的目光。压轴的炒鸡蛋还未上桌，我只得攥着筷子咽着唾沫，耐着性子等。终于，一小碟嫩黄的炒鸡蛋端上来了，鲜香直钻鼻腔，再也按捺不住。父亲看我们几个笑着说：“今年收成好，炒了四个菜，除了鸡蛋，其余的随便吃。”我捏着筷子悬在半空，竟不知先伸去哪个碟子，眼珠子滴溜溜在四个碟间转来转去，满心都是雀跃——那不仅是美味，更是贫瘠岁月里最奢侈的满足。

待到清晨的鞭炮声撕破天际，我便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摸出枕头下皱巴巴的五角纸币，紧紧攥在手心。第一件事便是放开门炮，之后，全家男性便齐聚堂前，在诸神牌位前烧香磕头，磕头时，我比父亲腰弯得更低，态度更虔诚，仿佛能满足我心愿的，是云端的神明，而非身边的父亲。

敬完神，我挎上布书包呼朋引伴，挨家挨户去拜年。撞开一扇扇斑驳的门扉，主人家的应答温软亲切，递来的“卷卷”上点着艳红的戳记，若是遇着亲戚或是相好的长辈，给上五分、偶有一角的压岁钱，那便成了孩子们最得意的勋章。早饭的拉面，或是纯白面的柔韧细长，或是掺了玉米面的朴实粗粝，配着农家干南瓜皮、干豆角丝熬的汤菜，虽清贫，却是童年记忆里最隆重的珍饈。

岁月流转，我也成了操持家务的主人。昔日的纸灯笼早已被明亮的电灯取代。除夕夜，餐桌上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。纯白面的拉面成了家常，鸡鸭鱼肉琳琅满目。给孙辈的压岁钱，也噌噌地涨到几张大红钞票。如今，三代同堂，围坐在可容十几个人的大圆桌前，边吃，边谈工作的顺遂，聊生活的幸福，细数国家的日新月异；读初中的孙女，细细说着在全校800米赛跑中获奖的欢喜；读高中的孙子，目光坚定地立下考进211大学的志向；读大学的孙子，回味着获得国家一万元奖学金的喜悦，畅想着考研深造的未来。我也按捺不住满腔的兴奋，鼓励孙子们：“你们生在这样幸福的时代，一定要珍惜美好时光，努力学习。”老伴也在一旁眉开眼笑地插话：“你们爷爷七十多岁了，每天还坚持背古文、诵诗词，你们也要学他的这种学习精神。”满室的欢声笑语，化作一股股暖意，在屋中流淌，把年味熬得愈发醇厚。

从粗粝到精致，从清贫到丰饶，年味的变迁，就是时代最好的注脚。这坛名为“年味”的酒中饱含的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始终未变。在这浓浓的年味中，我们不仅品尝着岁月的甘甜，更听见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铿锵足音！